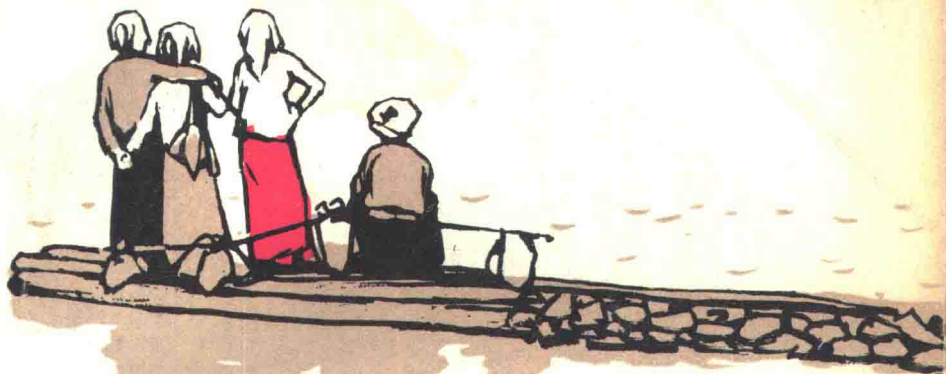


# 南行记

艾 芜



## 内 容 说 明

本书包括二十四个短篇和一个中篇，是作者解放前以第一人称手法描写南行生活的小说集。

作者在青少年时代，曾长期在我国西南边疆和东南亚流浪，在劳动人民的行列中，受尽了旧社会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凌辱。1931年起，他用蘸满了血泪的笔触，写下许多刻划入微、动人心魄的篇章。其中一部分曾于1935年出版过单行本，书名《南行记》。全国解放后，作者重返西南边疆，但见站起来了的边疆各族人民，在三面红旗照耀下，正信心百倍地建设社会主义，于是用饱含着欢乐的笔调，写下不少细致含蓄、意境深远的小说，题名《南行记续篇》发表。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风俗画，塑造了一个个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在相互映照之下，极其深刻地反映了边疆人民今昔生活的两个世界，和他们在两个世界中的精神风貌。现在仍沿前例，将这些作品分为《南行记》和《南行记续篇》出版。（其中《山官》一文是这次重印时增加的）。

## 南 行 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4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7}{8}$  插页 9

1980年4月北京新1版 1980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0

书号 10019·2941 定价 1.10 元

## 《南行记》重印题记

《南行记》中第一篇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是一九三一年的冬天在上海写的，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南行记》和《南行记续篇》重行印出，要我写篇题记时，却是在一九七八年夏天的成都了。真是岁月如流，年华如逝水！这使我深为感慨的，就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看来没有再印的机会了，今天能够再印，真是令人高兴异常。但又使惭愧的，写的不好，对人民没有多少贡献。

在这四十多年如流的岁月中，我这条生命的小河，朝文艺的大海不断地流去，没有停顿。我在四十年代一个春天的重庆，写过一篇散文《新春的歌》，表示我对生命如流水的欣赏，如今看起来，还没有失掉它的意义，就抄录在这里，作为两本书再印的题记吧。

古人说：年华如逝水。

我说，逝水就好，它是流着的，这象征了生命的活跃。

我更喜欢另一个古人说的话：流水不腐。

人应该象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

## 二

人也就象条河一样，两岸随时都有污秽的东西，投了进去，那就是谣言、诬蔑、诋毁和咒骂。人不能避免它们，就犹如河不能避免投去的脏东西一样。只有不断地向前流去，那些无法避免的秽物，便自然冲了开去。流着的河水，从来不会拿跟秽物弄脏的。倘若停涩不流，变成一湾死水，那就会自行发出难闻的气味，更用不着，再有稀脏的东西，从旁投进去了。

我觉得，一个人啥子都不怕，就怕自己不前进，反而使自己的朽腐，弄脏了时代的空气。

呵呵，岁序更新了，得更加努力地前进着，工作着，河一样地流着。

## 三

河把一路上的山泉溪涧，一路上的湖泽池沼，都引进自己的河床，变成一股浩大的力量。河才好更容易地向前奔去，将绊足的石头冲开，将坎坷的道路冲平，将大堆的污物冲走。

河不吸收各种各样的流水，河会枯竭，失掉河的生命。这在人也是一样，他得把先驱者的言语和行为，以及一切人值得学习的地方，都尽量地拿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的生命显得更加新鲜，活泼，洋溢着生气！

呵呵，岁序更新了，得更加努力地吸收着，扩大着，充实着，像河一样地流着。

#### 四

河把自己的流水，去灌溉两旁田里的禾稻豆类，去浸润两岸长着的树木花草，去饮啜村庄人家的牛马，去洗涤村妇手上摆着的衣裳，去解除农人足上粘着的泥污。人也得像河一样，不要只是工作着，吸收着，充实着，还得将自己的生命，献给那些平凡的劳苦的人们。

呵呵，岁序更新了，得更加努力地工作着，灌溉着，像河一样地流着。

#### 五

河是喜欢走着不平的道路的。

在有礁石阻挡的地方，河便跃起银白璀灿的水花，欢乐地笑了起来。

在有沙石淤积的地方，河便发出伊浪伊澜的声音，欢乐地唱了起来。

人也得像河一样，歌着，唱着，笑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

呵呵，岁序更新了，前面有着更多的艰难，但也有着更多的快乐。歌着，笑着，像河一样地流着。

1978年6月19日于成都

## 目 次

《南行记》重印题记 .....	1
原《南行记》序 .....	1
人生哲学的一课 .....	6
山峡中 .....	24
松岭上 .....	41
在茅草地 .....	54
洋官与鸡 .....	64
我诅咒你那么一笑 .....	73
我们的友人 .....	89
我的爱人 .....	98
山中送客记 .....	103
海岛上 .....	114
偷马贼 .....	128
森林中 .....	134
荒山上 .....	156
乌鸦之歌 .....	166
快活的人 .....	174

瞎子客店 .....	182
我的旅伴 .....	194
卡拉巴士第 .....	245
海 .....	252
寸大哥 .....	259
安全师 .....	267
私烟贩子 .....	278
流浪人 .....	289
月夜 .....	311
山官 .....	328
后记 .....	338

## 插图目次

人生哲学的一课 .....	杨之光作 (8)
山峡中 .....	杨之光作 (38)
在茅草地 .....	柳成荫作 (62)
洋官与鸡 .....	袁运甫作 (66)
我的爱人 .....	袁运甫作 (100)
快活的人 .....	袁运甫作 (180)
我的旅伴 .....	柳成荫作 (196)

## 原《南行記》序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紅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緬甸克欽山茅草地扫馬糞的时候……都曾經偷閑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經經提起笔写，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現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时，沒熟人，又沒有錢，而且病了，住在 Maung Khine Street(当地华侨叫做五十呎路)的騰越棧內，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討厭——想驅逐我，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印度車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說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并且不要什么錢。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一包破书和旧衣，好好地包着，叫我随身带去。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使我非常地感激，当登上人力車的时候，眼里竟然含着致謝的泪了。然而到了医院，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馬馬虎虎地診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許我住下。于是，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来。但当这位好心腸的印度車夫，扶我走进店門时，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塞在門口，馬起臉說：

“这里住不下了！”

并揮着他那胖胖的拳头，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



这样，我就算被驅逐了。

在店門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虛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靜靜地閉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沒有悲哀，沒有憤恨，也沒有什麼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吧。

这情形，大約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憫吧？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很慚愧竟忘記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想有沒有同省的同乡。好半天，才想出了半个，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生长却是安徽的原故。而且，这半个同乡，說起来，还是一位久矣不問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处在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黃包車夫一直拖到那里去。自然，他明白，这是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門前，連我向他致謝的話，還沒听清楚，就跟車夫一块儿溜开了。

怎么办呢？最后，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因为那时候，仅是本能地渴望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而又是沒風的地方。

誰肯收留一个陌生人？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当然的，这是需得經過苦苦地哀求哪。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让我住了下去。

这位令我終身銘感的，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万慧法师（謝无量的三弟），一让我住下之后，便好好地招呼我。而我在病好了时，就替他买菜，煮飯，扫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不住庙宇，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僕人，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当然的，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現在

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

大約是，看見我一得閑就愛寫寫吧，他便問我能不能替當地的華人報紙，寫點東西去賣，因為好些編輯都是他的朋友，倘如寫得並不過份壞的話，當能大量容納一些。為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強寫了一篇小說，投到《仰光日報》去。編者陳蘭星君在未登出之前，聽說作者是這麼一個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給了二十個盧比來。於是，從此開始，我在零售勞力之外，又添上了販賣腦力的生涯了。

但那時，我對文藝的認識不足，以為這是無足輕重的，也不願怎樣苦苦地去研究。

說到把文藝看重起來，則是同電影接觸之後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 Sule Pagoda Road(當地華僑稱為白塔路)的 Globe 戲院內，看見一張好萊塢的片子。記起來，內容大概是這樣的：新聞記者愛一名舞女，在美國經過一些慘痛的波折，都未達到成功。隨後舞女到中國賣藝，新聞記者打聽得這個消息，便遠遠地尾隨追來。恰碰著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國大動亂的年头，這一對年青的戀人，剛要會在一塊兒互道思念之苦的時候，突然在人間失蹤，關進黑暗的獄里去了。然而，事情又湊巧得很，兩人居住的囚室，只僅僅隔了一層牆壁，彼此可以聽著聲音，而且，兩人的手，只要各從室門的洞上，伸了出來，就能夠互相熱烈地握著。但是，老使他們倆都感著痛苦而又傷心的，便是現已手握在一塊了，却還不能面對面地相看一眼。關於犯罪的事實，且單舉舞女的來說吧。她在一位清朝大員的府上賣藝，適值當地民軍起事，將那大官殺在後花園里，舞女恰來碰見了這樣流血的慘劇，人幾乎吓昏了。那時，大概又是正當清廷和民軍議和的消息傳來了，民軍的領袖，便趁此機會，把殺死清朝大員的罪名，輕

輕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处以大辟的慘刑。

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新聞記者似乎买通了看守，逃出監獄，便飛奔到電報局去，向美國發出求救的急電。於是，太平洋上的美國軍艦，馬上乘風破浪，向中國馳來，且放出飛機，挾着炸彈，飛往求救的地方。正值撕衣上綁的舞女跪在斷頭台上，讓萬眾參觀，給兩位屠牛大漢揮刀要砍的時候，美國的飛機到了，轟然一聲，炸彈從空投下。這一來，全戲院的觀眾，歐洲人，緬甸人，印度人，以至中國人，竟連素來切齒帝國主義的我，也一致辟辟拍拍大拍起手來。而美帝國主義要把支那民族的“卑劣”和“野蠻”，“Telling The World”（這影片的劇名）的勛業，也于此大告成功了。因為，我相信，世界上不了解中華民族的人們，得了這麼一個暗示之後，對於帝國主義在支那轟炸的“英雄舉動”，一定是要加以贊美的了。

雖然，從此認清了文藝並不是茶余飯後的消遣品，但要把一生的精力，全灌注在——或部份地灌注在那文藝身上，似乎還沒有這麼打算過。

隨後，放逐回國來了。一天，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獨行的時候，一頭碰見了幾年不通消息的好友，沙汀。那時，他雖然尚未動筆創作，但已經苦心自修文藝好幾年了，聽見我有那麼多那麼奇的經歷，且將過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勸我無論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藝。并把當時窮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無憂無慮地從事研究，寫作。又在研究和寫作的路上，熱心地給了我無窮的指示。記得那些日子的晚上，當我已經倦了，頭偏向另一邊的時候，他却還更加熱烈地說了起來，一面伸出手來，搖動着我的膝頭，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談論下去。我自己呢，當然感動來不得不努力了。那

时也发下决心，打算把我身經的，看見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掙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給写了出来，也要像美帝国主义那些艺术家們一样“Telling The World”的。还有好友黃綽卿，在緬甸仰光的华侨报纸《仰光日报》作排字工人，不断地向工人朋友募捐来接济我，使我生活有了保障，不致为了糊口，把笔放了下来。

这本处女作，就艺术上讲，也許是說不上的。但我的决心和努力，总算在开始萌芽了。然而，这嫩弱的芽子，倘使沒有朋友們从旁灌溉，也絕不会从这荒漠的土中，冒出芽尖的，而我自己不知道現在会漂泊到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去了。

1933年11月1日，上海。

# 人生哲学的一課

## 一 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巒圍繞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霏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躑躅。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異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一文錢，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設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像。

鋪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sup>①</sup>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閃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厮<sup>②</sup>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間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張床，床上一卷骯髒的鋪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么厮呼喝一声：“喂！”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鋪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張

---

① “鸡毛店”：一种很小的客店。

② “么厮”：对茶房伙計的称呼。

尖下巴的黃臉，且抬了起來，把兩角略現紅絲含着眼屎的眼睛張着，不高興地望望么斯臉，又移射着我。

“你們倆一床睡！”么斯手一舉，發出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聲，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黃臉，沒入鋪蓋卷了。

我無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並不覺得詫異。我在雲南東部山里漂泊時，好些晚上都得有聞不識者足臭的機會。如今是見慣不驚了。

屋里，比初進去時，明亮些了。

給烟熏黃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寫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門人未帶家眷……”這一類的詩句，就並不少。但我一天來已沒有吃飯了，實在提不起閑情逸致來，欣賞這些吃飽飯的人所作的好東西。

我得去找點塞肚皮的，但怎樣找，却還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罷了。

我到街上亂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戰綫上退下來的兵。

飯館子小菜下鍋的声响，油煙播到街頭的濃味，誘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兩舐，雖然我的眼睛早就準備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鋪面瞧。

這時我的欲望並不大，吃三塊燒餅，或者一堆干胡豆，足夠了。

我緩緩地順着街邊走，向着那些伙計匆匆忙忙正做面餅的鋪面，以及老太婆帶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攤子，溜着老鷹似的眼睛。喉頭不時冒出餓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燒餅的故事，閃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襤褸的叫化子，餓急了，跳到燒餅攤前，搶着两三个冷硬的燒餅，轉身就跑，連忙大口地咬，拚命嘎下。等老板捏着擗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誘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嘎完一个冷燒餅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沒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沒有？那就活該餓！”

.....

吃了飯沒錢会眼的汉子，給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輕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簡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風度，拐着八字足走进飯館，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計，来肥肉湯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醬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飽吃一頓。

然而，料到那飯后不輕的处罰，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問題，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設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藍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褲，都是髒的，有的甚至已脫了一两个鈕扣。給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墊尿布，倒滿有資格，要別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殘书攤的老头儿，看見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錢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簡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轉成深藍，都市的大街全換上了輝煌的新裝時，我才轉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飯。我連忙背着燈光，又吞了几口饑水。

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間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黃臉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細絨绳作的絆結，滿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經濟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足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棄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褲襠里，滿有生气地、又像做賊一般梭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沒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褲襠里取了出来。摆出生意人的正經嘴臉，把貨拿到灯光燦爛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該怎样措詞，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錢上不致折本呢。

这簡直是一般的原則，貨在商人店里，貴得如同寶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賣的時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錢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說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結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須生存下去的事情，連賊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得非餓死不可的時候。圍繞我們的社會，根本就容不下一個处处露本來面目的好



人。真誠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話，那須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賬毫沒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車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們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車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个有經驗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們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說：“这太貴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經穿哪！”

一个悠然自足地說：“还是穿我們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販，問我的价，“一双多少錢！”

“你要买几双？”做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問，“多，价錢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錢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嚇，再添一点錢，就得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貴？”小販就装着不看貨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

我抓着草鞋給他看，說：“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別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說話。

“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像蛋会变鸡嘞！”小販微微地歪着嘴譏諷我起来了。